

緣起

據傳東方大海的扶桑樹上住著十隻金烏，他們都是天帝的兒子，自混沌以來便輪流由他們的母親羲和駕車載著，途經眾多古山到天上值班照耀大地，年復一年，數萬年的光陰就這麼流逝而去，某天感到無聊的金烏們起了貪玩之心，瞞著母親同時一起上天，未料此舉竟造成大地乾裂、河水乾涸、蒼生受難。

得知此事的天帝便將有神力的箭和弓交給神射手后羿，並交代他適度的給予金烏們警告，沒想到后羿看到百姓民不聊生的景象，一時氣憤便把九隻金烏給射了下來。

儘管萬民百姓都十分感謝后羿，但他一連射傷了九個天帝之子的行為卻惹得天帝震怒，而另一段不為人知的故事，也就從此拉開了序幕——

「大膽后羿！我不是交代你嚇唬嚇唬他們？你看看你做了什麼？！」恢宏大殿上，天帝渾厚的質問聲挾帶怒氣，迴盪在天宮內久久。

雙膝跪地的后羿，眼神閃過一抹無奈，雖然自己一連射下九隻金烏的確是思慮不周，太過衝動行事，但再怎麼說，今日局面完全是金烏們太過貪玩、咎由自取造成的。

「回天帝，小的本來只是要讓他們受點輕傷得到教訓，無奈刀劍不長眼，九隻金烏竟先後墜地，其中過當之處小的自然無法推責，但若不是金烏們有錯在先造成百姓民不聊生，今日之事也不會發生，還望天帝明察。」他解釋著，不過心中卻連連叫苦，明明是天帝自個兒教子無方，連要教訓孩子都派別人出馬，這下出了事又全怪罪到他身上，唉……

「還敢找理由推託！」天帝氣得吹鬍子瞪眼睛。當初就交代過他嚇唬兒子們就好，哪知后羿竟會幹出這種事！

其實他也心知肚明這一切都怪自己太寵那十個兒子，養成他們驕傲自恃的性格，才會無法感同身受凡間眾生的痛苦，逕自以自個兒的娛樂為優先，他雖打算要教訓那幾個兒子，但又各個都是心頭肉，只好讓后羿拿著神弓前去，本想以他神射手之名絕對能順利達成警告作用，如今他竟讓他的寶貝兒子們出這種事，這口氣他就是無法吞下。

大殿上兩名男子相互瞪視，雖然都心知自己亦有過失，但皆因對方的態度不佳而上火，一時間各持立場的兩人誰也無法先拉下臉認錯。

「好了，你們都別吵了。」見兩人對峙不下，羲和忍不住跳出來說話。「金烏乃是天帝之子，就算是拿了神弓射中他們也傷不致死，天帝您也明知道兒子們只是墜入了輪迴池，您就別再氣了，依我看來，這樣也沒什麼不好呀。」

「墜入輪迴池？我記得當時他們明明墜落大地後，隨即消失不見了呀……」后羿一愣，那為何自從那日起，天上就只剩下一顆太陽？他一直以為金烏們神形俱滅了，難道神族子弟也會輪迴轉世嗎？

像是洞悉他的疑問，羲和溫柔的為他解答，「我那群兒子八成是玩瘋了、太過輕敵，一時不察才會被你嚇了一跳，應該只是受了點小傷又誤打誤撞跌入輪迴池，

不要緊的。」

后羿微瞠大眼。原來金烏們明明就沒事，那天帝如此生氣又是在演哪齣，未免也太寵兒子了吧！

「他們就是因為無法苦民所苦才會引發此次事件，既然他們墜入了輪迴池那正好，我覺得應該讓他們去人間歷練一番，體驗人生百態，甚至接受人類最珍貴的資產，也就是愛情的考驗，從中學習如何珍惜重視一個人，如此一來，他們才能夠真正明白自己當初犯下多大的錯，也才能以此為鑑。」羲和是個嚴母，對於兒子們擅自出動在人間闖下大禍一事，她心知自己絕不能再任由夫君縱容他們了。

「他們都已經被神箭所傷又墜落了，應該都已受到驚嚇，若再懲罰他們豈不是太說不過去，我倒覺得那小子才該好好嚴辦……」天帝不捨的開口，說到一半又睨了后羿一眼，意圖非常明顯。

「不行，這是個難得的機會，你別再寵著兒子們了，我已經決定要讓他們去歷練一番了……只不過那幾個孩子也真夠令人擔心的，若有人能在旁協助輔佐他們就好了。」羲和堅持道，不過最終仍忍不住有些擔憂，畢竟身為母親，她還是會放不下。

「既然如此，不如讓小的來吧！金烏們遇到此事我也責無旁貸，若能盡到一份力量彌補，小的定會全力以赴。」自請重任的后羿，其實也是很有責任感的。

「那就讓他先下凡去等著吧，不然要是跟不上咱們兒子出生的時間，就算是特別選了哪一個也沒用，這事我自會安排。」

語落，天帝不等身邊兩人發表意見，隨即甩袖一揮，萬道燦金光芒霎時包圍了后羿，將他形成一道金圈，接著在嗖嗖聲中又分裂成九束光箭，以驚人疾速四散俯衝進了雲霄。

羲和見到這一幕，以奇怪的眼神盯著自己的夫君，「天帝，您這是做什麼？」

「嘿嘿嘿，這小子嚇著了我兒子又頂撞我，要是不整整他我這個天帝的臉要往哪擺，既然他都自願要去輔佐兒子們了，那只要讓他多幾個分身一起下凡，就可以同時讓后羿那小子輔助九個兒子呀，哈哈——」

隨著天帝的笑聲，即將墜至人間的后羿莫名感到全身一陣惡寒，他倏地睜開了眼，發現自己躺在地上，有個眼眶含淚的小男孩直盯著他，哽咽的說：「后意妳痛不痛？妳從鞦韆上摔下來了。」

欸，他看見這小鬼身上有金光，他就是金烏？看起來很乖嘛，應該不用他多費心。

「我沒事……」他笑咪咪的開口，卻驚恐地發現自己發出小姑娘般的甜軟聲音，不禁顫抖著坐起身看了看自己，是裙子……他穿著蓬蓬裙！

那個混蛋天帝居然讓他附身在一——后羿氣急敗壞地跳起來就跑，想找面鏡子確定事實是不是如他想的恐怖，不料，他一腳踢到小石子，整個人竟往前撲跌出去，以頭著地……

就這樣，附到女孩身上的后羿雖然找到了他要輔佐的金烏，卻在那一撞後，忘記了一切，只記得要幫助某人得到幸福。而早已落入凡間的頑劣金烏也將遇上能克制他的天敵，讓他學會愛的對象，一段段愛情考驗就此展開……

楔子 撞到大禮

二十公尺寬的大道上，沒什麼車子來往，就連人影也沒見到半個，因為這裡是僻靜的郊外，目前正在進行都市更新計劃，放眼所及只有荒煙蔓草，還有……一輛龜速的機車。

機車以行人可以追上的速度，從大道後方往前而去。

騎士戴著全罩式安全帽，鏡面翻起，可見男人濃眉大眼，然而此刻那雙大眼失焦得快要變成鬥雞眼，眉毛用力地往上挑，卻拉不起已經垂下去的眼皮，眼看他就快要被周公召喚走，身上的手機突地響起——

靈魂瞬間重回身體，燃亮了黑白分明的大眼。停下機車，快手摘下安全帽，掏出手機。「后意后意。」他笑意喃喃，沉嚟悅耳。

摘下安全帽，他隨意地撥了撥劉海，一頭俐落短髮隨即乖乖歸位，餘暉映照在他年輕的臉龐上，勾勒出他好看的輪廓。那是張介於青澀與成熟之間的臉龐，像是朝陽般充滿活力，正要綻放光芒。

「陽陽，你現在在哪？」手機那頭是道溫潤的女音。

「妳要幹麼？」范承陽笑柔了黑眸。

許后意是他論及婚嫁的女友，兩人算是青梅竹馬，從高中一路交往到現在，已經進一步討論未來的計劃。

「我問你，今天是什麼日子？」

「嗯……」范承陽動作俐落地從腳踏板上的公事包，取出他的萬用手札，查看上頭的備忘錄，搜尋著七月十三上頭是否有重要記事，然而上頭空空如也。「沒有啊……黑色星期五，今天有什麼重要的事？」

后意對於紀念日非常在意，好比告白紀念日、交往紀念日、初次親吻紀念日，還有……反正各式各樣的紀念日，大概就佔了一年的十分之一天數。

而那些紀念日，他總是很難記住，所以他都會記在備忘錄裡頭以防萬一。

「豬頭陽，今天是你生日。」

「……」

「給我早點回來，我跟梅姨在家裡等你。」

「嗯……可是我還有兩個客戶要跑，一個是預定今天要簽保單的。」他翻閱手札確認時間。「另一位張先生，我是跟他約了八點要談保單……現在已經六點多了，所以我回到家可能……」

「我管你，反正七點給我回到家。」那頭不容置喙地道。

「……七點？」他看了看四周，實在不太敢告訴她，光從這裡騎回家，恐怕就已經超過七點了。

「對，你這陣子實在忙得太誇張了，每天早出晚歸，你以為你是鐵打的嗎？」

「可是……」

「沒有可是，最晚期限是七點半，要是你沒到家……哼哼哼，你等著瞧。」

「后意……」他喊了一聲，但那頭的人很瀟灑地掛上電話。

范承陽頭痛地嘆口氣，收起手機，戴起安全帽，思索著要如何魚與熊掌兼得。

服完兵役後，他找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壽險業界，雖然沒有底薪，可相對的抽成比較高，最重要的是，他覺得這是一份可以幫助人的工作。

騎著車繼續往前走，腦袋繼續轉著。

下個月要還的貸款、給梅姨的家用，這個月的房租、水電費都還沒繳，而這個月的預定目標尚未達成，還有上個月的結算表、兩個下屬的件數……

他一心數用，滿腦子轉的都是生活與工作，原以為把腦袋塞滿就能暫時趕走瞌睡蟲，但是誰知道瞌睡蟲如此堅忍不拔，依舊佔據他的腦袋，甚至開始蔓延到他的四肢百骸。

他知道他在騎車，所以他很用力地張大眼，可是挑動的卻只有眉毛，眼前的視野只剩下一片柳葉那般薄，就算他再拚命告訴自己要清醒，但身體還是背離了他的意志，很乾脆地連一片柳葉的視野都不留。

然後，他的身體劇烈地晃了下，他聽見了砰的一聲，身體被拋了出去，隨之而來的是身側撞擊地面的痛，這下子可是徹徹底底地把瞌睡蟲給趕出體外了。

他迅速地爬坐起身，除了肩部的痛楚之外，還有掌心……看著掌心磨破淌血，他瞬間想到他的愛車，趕忙回頭察看，卻見他的車躺在一輛跑車旁，車輪就壓在一雙黑亮的皮鞋上……

不，重點不是皮鞋，而是人的腳！再往上看，破損的西裝褲竟滲出血來。

死了，他撞到人了！

「對不起、對不起！」范承陽忙不迭地道歉，而抬眼的瞬間他很誇張地倒抽口氣，只因那人實在是漂亮得……他找不到話可以形容。

烏亮的長髮整齊束在腦後，露出立體又出色的五官，眉濃如墨，長睫濃纖讓那雙深邃眸子更顯妖冶美麗，要不是一身黑色西裝襯出他的氣勢，他幾乎會以為他是個女人，一個高大又俊美的女人。

是說……他的表情為什麼那麼震驚，像是見到什麼人間慘劇？

疑惑之際，眼角餘光瞥見略有凹陷的車門，再緩緩看向那車的流線造型……如果他沒猜錯，這輛跑車好像是法拉利耶。

完了……如果他是車主，他也會一臉震驚呀！

第一章 小陽落難

「……法拉利？」

「嗯。」

走在醫院的長廊上，范承陽的上司黃宥楷驀地停下腳步，萬般震驚地看著他。

「那車……傷得如何？」他問得小心翼翼，就連聲音都變得輕淺。

黃宥楷穿著一身條紋西裝有型又雅痞，加上那特別抓過的髮型，以及輪廓深刻的五官，出色奪目得讓走過長廊的病患和護理人員頻頻回頭注目。

「車門有刮傷和凹痕……」范承陽說著，覺得今年的生日大禮好可怕。

就知道黑色星期五絕不是什麼好日子！

法拉利耶！一扇車門板金加烤漆要多少錢，他已經不敢算了！

「哇……」黃宥楷輕點著頭，唇角抽了兩下，拍了拍他的肩。「沒事的，不要擔

心，通常開得起這種好車的人，肯定有錢，所以……不要擔心賠償問題。」
范承陽完全笑不出來。黃宥楷是他的直屬上司，更是 TR 壽險公司的業務經理。
無可救藥的樂觀，是他能夠在三十歲就坐上業務經理的因素之一，就連招攬新進
員工，他都將樂觀積極設為必備條件。

他自認自己也具備這些條件，可是經理毫無道理的樂觀，真的讓他望塵莫及。

「對了，那個人傷得怎樣？」

「我不知道，他被送進急診室後，我急著要聯絡你，後來才知道他被轉到其他地方
作檢查，我剛剛問過急診室的護士，她說那人現在應該是在 VIP 病房裡。」

「VIP 呀？」黃宥楷搓著沒有半點鬍鬚的下巴，笑意更濃。「了不起，你撞上大
人物了，他肯定是個大老闆，要是能拉到他公司的保險，你這下就賺翻了。」

范承陽抽動眼皮，覺得很想打開這人腦袋瞧瞧內部結構。

他現在只想解決後續賠償問題，找經理來，那是因為經理的人面極廣，再加上他
能言善道，曾經幫客戶處理過許多車禍的賠償金，才會央求他幫忙。

樂觀是經理的長處，可是少根筋是經理的最大缺點呀！

可不可以不要少根筋到這種地步？賠償問題都還沒談，已經想到他可以拉保險兼
賺翻……他的腦袋到底裝了些什麼？

「對了，他叫什麼名字？」黃宥楷拉著他快步走向 VIP 病房。

「樓聿皇。」

黃宥楷再次停下腳步，那寫滿震驚的臉教范承陽看得心驚膽跳，忙問：「經理，
你認識他嗎？他是個超級大老闆？！」而且是冷血無情，對人沒有半點憐憫，只
要有人惹到他就告到死的那一款嗎？

黃宥楷靜靜地注視著他，突地咧嘴大笑。「承陽，你的運氣真的是霹靂無敵好，
連他也撞得到。」

「經理，這是什麼意思？」他艱澀地嚥了嚥口水。

經理笑得好開心，可是他根本搞不清楚狀況，只覺得好害怕。他有一筆債務尚未
還清，而且他還在計劃結婚……現在他的眼前一片黑暗，七彩藍圖已經被這筆即
將到來的債務給蒙上陰影了。

「別怕別怕，經理罩你。」黃宥楷笑呵呵地往他肩膀一勾。「走！」

兩人來到 VIP 房，敲了敲門。

不一會門開了，應門的是一位護士。「請問兩位是——」

「我是傷患的朋友，他是撞到傷患的凶手。」黃宥楷朝護士溫柔笑著。「可以麻
煩幫我們通報一聲嗎？」

護士羞怯地垂下臉。「好，請稍等。」她快步走進裡頭，一會又走來。「樓先生請
兩位進去。」

「謝謝妳。」黃宥楷紳士地朝她頷首，一雙電眼把人電得七葷八素。

護士羞得輕點頭，小臉漲得紅通通。

范承陽沒心情看他家經理如何電暈小護士，因為他心情忐忑，想到後續賠償，他
就覺得他的人生已經變成黑白的。

然而，該面對的還是該面對，走進VIP病房內，樓聿皇躺在偌大的病床上，左側的落地窗外，有個男人站在陽臺上抽菸，外型極帥，髮型微亂，有幾分落拓不羈的氣息，一看到他和黃宥楷就逕自轉過身去。

而床邊還站了個人，西裝筆挺，頭髮往後梳，露出飽滿額頭，一雙狹長的眼正銳利地看著自己。

范承陽深呼吸一口，準備好好地道歉，表現出他最大的誠意，希望對方可以不要太刁難自己。

但話都還沒出口，黃宥楷已經自動自發地走到床邊，笑問：「聿皇，怎樣，傷得嚴不嚴重？」

范承陽不禁微揚起眉……難道說經理跟他很熟？如果是這樣，那就太好了。

「X光片上指出我的脛骨有裂痕，外傷縫了十針，需要住院觀察，你認為這是好還是不好？」樓聿皇回答著，可漂亮的黑眸直睇范承陽。

「小問題嘛。」黃宥楷笑呵呵地道，彷彿縫了十針就跟被針扎到一樣微不足道。

「倒是……你到底是怎麼被撞的？」

「你應該問他吧。」他的眼緊緊地盯著范承陽不放。

「我……」范承陽想開口，卻被黃宥楷打斷。

「我問過了，他呢……剛好有沙子跑到眼睛裡，所以就眨了眨眼，結果就這麼撞上了。」黃宥楷當然知道范承陽是疲勞駕駛，但善意的謊言是調解仲裁必備的。

「但我看到的是他閉著眼睛從對向車道撞過來。」

「這就是你的問題了，他從對向車道撞過來，那麼一大段距離，你居然不閃？」黃宥楷話一出口，范承陽嚇得倒抽口氣。

「聽起來好像是我的錯。」樓聿皇似笑非笑地看著他。

「不是。」黃宥楷把尾音拖得長長的，笑得促狹道：「我只是好奇你平常外出，盛禮都會跟你旁邊，要不然至少大東也會跟著，你今天為什麼會獨自外出，還剛好站在車外發呆被車撞？」

「需不需要讓盛禮給你看我每天的行事曆？你是我老媽啊？我做事還得跟你報備不成？」樓聿皇冷哼了聲，再將目光挪移到范承陽身上。

那眸光銳利如刃，上下打量，范承陽有種猶如被X光掃描著的感覺。

「問問嘛。」黃宥楷乾脆坐到床上。「那賠償要怎麼喬？」

「關你什麼事？我還沒問你為什麼知道我在這裡。」樓聿皇不耐地將他推開。

「當然關我的事，我的下屬出了事，我這個上司當然要想辦法幫他。」

「你是他的上司？」他微愕。

「你看，多巧。」黃宥楷笑呵呵的，不理會對方趕人的動作，反倒還黏過去，往他肩頭一勾。「不要太為難我的下屬，他年輕有為，是我們公司第二個在三個月內就升主任的，這麼有幹勁又熱情的年輕人當然要好好照顧嘛，那個賠償……打個折扣吧。」

樓聿皇揚起眉，笑得有些不懷好意。「你知道法拉利一扇車門板金加烤漆要多少錢嗎？」

「你又不缺錢。」黃宥楷噴了聲。「你好意思跟我們拿那些小錢嗎？」

「你還真敢說。」

「我有說錯嗎？」黃宥楷笑嘻嘻的。「況且他不是故意的，他真的很愧疚很抱歉，你沒看到他臉都抬不起來了嗎？不要為難他啦，他有經濟壓力，你要是把他逼到跳河，我就死纏著你直到你賠我一個。」

樓聿皇聞言，垂下長睫，狀似考慮著什麼。

「宥楷，你這種說法好像我家 Boss 被撞是活該。」站在床邊的機要祕書盛禮終於忍不住開口。

「盛禮，你明知道我不是那個意思，而是有時候得饒人處且饒人，這不也是功德一件？況且所謂賠償也可以用別的形式，不一定非得要錢嘛，你要知道有時候光是一塊錢也可以逼死一個人。」黃宥楷說得頭頭是道，循循善誘外加一記回馬槍，教盛禮走到一旁，不想理他。

「經理，可以賠償啦，只是……如果可以分期付款……」范承陽低聲道。

「我不缺錢。」樓聿皇突道。

「就說了嘛。」黃宥楷一副好麻吉地拍著他的肩。

「不過我缺人。」

黃宥楷聞言，不禁眨了眨眼，看向范承陽又轉回，微皺眉低聲說：「他可不是迷途小羊呀，你這惡魔牧羊人。」

「管他有沒有迷途，管他是人還是羊，我要定了。」樓聿皇笑瞇眼小聲回道。黃宥楷不禁怔住，不懂對方這執著是從哪冒出來的，但不管怎樣，他可得把關鎮守范承陽的貞操不可呀。

他和樓聿皇之所以熟識，那是因為他是樓聿皇經營的「M BAR」的老主顧。

而 M BAR 是什麼地方？那可不是尋常人踏得進去的，那裡採會員制，且會員都做過身家調查，得品行良好、雄厚財力才行，而裡頭說白一點，就是高級的男娼館。

再說白一點，他和樓聿皇都是同志，只對男人有反應！

「他預定年底要結婚了。」他低聲道。

「聽起來還不錯，說不定那時我就膩了。」

「喂……」可不可以有節操一點？

真是古怪了，這傢伙明明不對直男下手的，這回到底是在堅持什麼？

樓聿皇玩得很兇，可是同志圈裡都知道的事，換伴就跟換衣服沒兩樣，他的小太陽怎能落進這等魔頭手裡？

「要不然就叫他賠我一百萬。」

「喂！」

「價錢很公道。」

公道個鬼！黃宥楷瞪著他，暗惱他為何偏偏看上了范承陽……賠錢事小，賠身就事情大條了！

正要開口討個轉圜餘地時，站在陽臺上的男人走進病房內，淡聲道：「聿皇，我

改天再找你談設計圖的事。」

「成蔭，不好意思，改天請你喝酒。」樓聿皇擺了擺手。

「不會。」柳成蔭朝他微頷首，瞥見黃宥楷雙眼發直地看著自己，不禁皺起眉頭，轉頭就走。

「喂，他是誰？」黃宥楷抓著他追問。

樓聿皇邪惡的挑眉，「幫我搞定他，我就把成蔭的名片給你。」

黃宥楷難以置信地看著他。「你認為我是個見色忘友的下流傢伙？」他看起來像是會出賣朋友，換得伴侶的人嗎？

可是剛剛那人帥得好有型，帶著藝術家氣息，就連那不耐轉頭的表情，還有那挺拔的背影……該死，那冰山美人型完完全全是他的菜！

「這個嘛……」樓聿皇笑眯眼。「你只有一次機會，宥楷。」

黃宥楷聞言，立刻轉頭，「承陽，不知道你能不能在聿皇受傷的這段時間裡，在你的工作時間外撥空照顧他？」

這答案，讓樓聿皇笑意加濃。

「那賠償問題……」一直看著兩人竊竊私語，而內心忐忑的范承陽不安的說。

「不用，只要你在這段時間照顧我就可以了。」樓聿皇笑道。

范承陽簡直不敢相信，這麼天大的事，居然連一毛錢都不用？！「謝謝你，對不起都是我不好，害你受傷，在你復原之前，我一定會盡我所能地照顧你。」

「我才該謝謝你。」樓聿皇笑得玩味。「只是不知道該怎麼稱呼你。」

「范承陽。」他立刻遞上自己的名片。

樓聿皇看著他的名片，不禁低笑。「小羊。」好名字，單純的小羊。

「小陽？」范承陽不禁乾笑。

這種叫法……他已經十幾年沒聽人這樣叫他了。

黃宥楷一把勾住樓聿皇的肩頭，低聲道：「名片。」

「下流小人。」

「你沒聽過人不下流枉少年？」他說得理直氣壯。「不過我先跟你說好，對直男出手，你自己要斟酌，別太過分。」

樓聿皇揚了揚眉，沒有回應。

他想怎麼玩，從沒人能干涉，況且這可能是一生只有一次的機會，要多久才膩不知道，但至少可以讓他渡過煩悶的七月。

范承陽的機車送修，古董手機也摔壞，但不用再賠半毛錢，已經比他預期得好上百倍，要他利用下班時間照顧樓聿皇，這根本就不是什麼大問題。

只是隔天到醫院，要接樓聿皇出院時，醫生特別叮囑——「腳傷的部分不要碰水，走路的時候盡量不要讓腳多施力，如果有人扶著是最好不過。」

范承陽聽完，這才發覺原來他的傷似乎挺嚴重的，於是，在樓聿皇起身時，他非常自動自發地扶著他。而樓聿皇也非常配合地直接摟著他的肩，相當滿意醫生非常合作地給予這番忠告。

辦完出院手續到來的盛禮看了兩人一眼，隨即面無表情地走在前頭。
來到停車場，將樓聿皇扶上車後，范承陽也跟著上車，由盛禮開車送他們回樓聿皇家。

「哇……」看著車窗外的公寓，范承陽不禁傻眼極了。

這地段的公寓……不是一坪百萬起跳的嗎？

更教他錯愕的是，在盛禮停好車，他扶著樓聿皇搭電梯來到了頂樓時，那寬敞又裝潢前衛的空間，讓他嘴巴都闔不起來。

光是客廳就比他租的房子還要大了呀……

一進房燈是全亮的，冷色調的布置，以吧檯隔開了廚房和客廳，滑動式的書櫃充當屏風，隔出許多空間，而客廳後方的露臺……不，那是一座空中花園，木質地板上還擺著歐式躺椅，上方的遮陽篷架是移動式的。

「承陽，要喝什麼？」

樓聿皇的喚聲，才讓他驚覺自己推開了落地窗，走到露臺上。趕忙走回客廳，連聲道：「白開水就好。」

「不喝咖啡嗎？盛禮煮的咖啡可是比外頭的還要好喝。」樓聿皇坐在沙發上，指了指已經在廚房準備煮咖啡的盛禮。

范承陽見狀，突然有些疑惑。

空調不知道什麼時候打開了，而他的機要祕書看起來很熟悉他的家，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自己照顧他？還是說，他是給經理面子，所以才隨口說要他照顧，抵銷那些賠償？

「坐啊，站在那做什麼？」樓聿皇拍了拍身旁的位置。

「是。」他拘謹地坐下，深吸口氣，低聲道：「樓先生，真的很抱歉，害你受傷了，如果有什麼需要我去做的事，請你儘管說。」

「叫樓先生太見外了，叫聿皇就好。」

「喔……好，聿皇，如果有什麼事儘管吩咐。」范承陽笑露一口白牙，卻見對方的神色有些怔忡，「你還好嗎？」

樓聿皇驀地回神。「還好，只是傷口有點痛。」

「啊……已經是這個時間了，我準備晚餐，你吃過飯後趕緊吃藥。」

「準備晚餐？」

「對啊。」

「Boss 家裡沒有食材。」廚房裡的盛禮開口。

「咦？那……」

「我通常在外頭用餐，要是回到家的話，通常是叫外送。」樓聿皇接話道。

范承陽遲疑了下還是道：「啊……可是，我覺得你現在身上有傷，應該要吃一點比較清淡的食物，外食在調味上都太重口味了。」

「所以你懂做料理就是了？」

「就一些家常菜。」

「我會請人準備，不過今天晚上還是請你將就一點。」真是賢惠的煮夫，穿起圍

裙的樣子，令人有點期待。

「將就？」范承陽眨了眨眼。「我也要留下來嗎？」

已經七點多了，他準備回家補過生日了說……昨天后意買的蛋糕還冰在冰箱裡，為了慶祝他大事化小，后意今天還特地要下廚說。

「有事嗎？」

「呃……其實昨天是我生日，我……」范承陽摸了摸鼻子。

「是嗎？生日快樂。」樓聿皇慢條斯理地打斷他，獻上祝福。

范承陽不是社會新鮮人，當然知道樓聿皇打斷他的用意，可是樓聿皇身旁明明有人可以照顧他，況且他也特地到醫院送他回家了，而晚餐也有人張羅，他應該可以先走了吧。「那個……因為昨天發生意外，所以今天我的家人要幫我慶祝，所以……」

「那我就不留你了。」樓聿皇笑道。

然而就在范承陽喜出望外的當頭——

「Boss，外食叫好了，一個鐘頭後送至，咖啡也煮好了，我先走了。」盛禮擱下兩杯咖啡，拿起西裝外套準備走人。

「路上小心。」

范承陽意外地看著盛禮就這樣走了，再回頭看看樓聿皇，就見他像是沒事人般地笑著。

「既然你有事的話，你就先走好了。」他笑著說。「我一個人沒關係的。」

聽到他說一個人也沒關係，范承陽整顆心都軟了。

他是個傷患，而且是被他撞傷的傷患……原以為盛禮會留下照顧他，這樣的話他就可以回家慶生，又可以準備一下這兩天拜訪客戶的資料，可是，現在只有樓聿皇一個人，不管怎樣都不該放一個傷患在家，況且待會會有外送來，總不能讓他拖著腳去開門吧。

要是腳傷一個不小心又更嚴重了，那該怎麼辦？

想了想，范承陽終於退讓一步地說：「那個……聿皇，我打個電話跟我家人說晚一點回家。」

「這樣好嗎？」

「沒關係，反正明天是星期日。」拿出手機，他便朝露臺走去。

看著他的背影，樓聿皇輕勾起唇，端起咖啡抿了一口。

范承陽原本打算在陪他吃過晚餐之後就要回家，但是這一頓飯……

「我自己吃吧。」

見樓聿皇一坐直身，整個人竟晃了下，范承陽趕忙托住他，讓他靠上沙發椅背。

「沒關係沒關係，我來我來。」將他安置好，范承陽夾著菜，俐落地餵他。

擺在茶几上的是五菜一湯，兩人本來是可以好好大快朵頤的，可誰知道樓聿皇卻突然頭暈，連要坐直身體都有問題。

「大概是吃藥的關係，老是覺得頭昏昏的。」樓聿皇滿嘴抱歉，臉上卻不見半點

歉意。

「沒關係的，醫生開了一些抗生素，有的人吃了真的會覺得頭昏腦脹。」說著，范承陽也不催促他，反倒是欣賞起他慢條斯理的用餐動作。

儘管面有病容，但他的舉手投足間，就是有種說不出的優雅，就像是古歐洲的皇室貴族，典雅華貴。

在他周遭，完全沒有這種類型的人，再加上他的五官……看著他微斂長睫，范承陽不禁無聲讚賞著。他的眼睫毛比后意的還長還濃，難怪那雙眼看起來那麼深邃，眼波流轉間像是會勾魂似的。

「承陽？」

「噯？」范承陽愣了下，驚見他早已經嚼完了菜，正等著他餵。「不好意思，我……」無法解釋，只好使出經理的必殺技——乾笑帶過。

天啊，他是怎麼搞的，怎麼會看一個男人看到出神？

也許是因為他實在長得太好看了。

「我想喝點湯。」樓聿皇說。

「好。」范承陽趕緊舀了碗湯，確定不燙才餵進他的口。

「看你的動作，我覺得你好像很習慣照顧人。」

「也還好，因為我有參加志工團，每個禮拜都會到一些獨居老人家中拜訪，幫忙整理家務和餵食。」

「喔？」所以在他眼裡，他很像獨居老人？

「能照顧人是好事，只是需要再多學習一些。」

「你真善良。」善良的小羊，教他的心好癢。

「還好。」直白的讚美讓范承陽有點難為情地低著頭。

「我最喜歡善良的人了。」被欺負了、吃悶虧了都會默默承受，那種逆來順受的姿態，讓他光是想像就覺得心頭癢得難受。

癢得教他伸出了手，挑逗性地輕撫過范承陽的耳廓。

耳朵的癢感教他嚇了一跳，手中的湯濺出來，灑在兩人的腿上。

「對不起、對不起！」他趕忙抽了茶几上的面紙要擦拭時，頓覺腿上有股曖昧又輕柔的力道，嚇得手上的湯又濺出了大半。

「……我只是想幫你擦而已。」樓聿皇笑得無害。

「啊……沒關係。」范承陽看著那張無害笑臉，心想自己真是想太多，糟的是這組沙發……這看起來是上等皮革耶。「這沙發怎麼辦？」

只能先用面紙擦拭，想要打蠟或處理，恐怕得要再等一下，就怕樓聿皇這裡連處理的器具都沒有。

「那個不用管，倒是你身上都濕了，要不要洗澡？」

「洗澡？可是……」

「我身上也濕了。」

范承陽視線往下，果真瞧見他的長褲也濕了大半，他這才慢半拍地想起他左腳上有裹紗布，他連忙把湯碗一擱，將他的褲管往上捲，幸好湯汁沒滲到紗布。

「一起洗個澡吧。」樓聿皇說。

「可是……」這樣很奇怪吧，說熟也沒多熟，跑到人家家裡洗澡……

「我不能讓你這麼狼狽地回家。」

「可是我沒有換洗衣物。」他委婉地拒絕。

「我有。」就在樓聿皇說話的瞬間，他起身卻失去平衡撞翻了茶几上的大湯碗，湯汁很豪邁地往兩人和地毯灑。

范承陽看了看彼此的身上。

濕得好徹底，不洗都不行了……

第二章 小陽受難

站在浴室裡頭，范承陽就蹲在他腳邊，拿保鮮膜把他的腿傷部分給裹得緊密，以免進水影響傷口。

「麻煩你了。」樓聿皇低語，視線從他的髮頂滑落到他高聳的鼻梁、那張總是微彎的唇，再很自然而然地落進他的襯衫領口。

胸膛挺厚實的，鎖骨的形狀還不賴，真讓人期待他脫光之後會是什麼模樣。

「沒有沒有，一點都不麻煩。」一切準備就緒，范承陽萬分爽朗地笑道。「那你先洗，記得左腳不要泡到水。」

「等等，一起洗吧，我已經把衣服拿出來了。」樓聿皇扣住他的手，指著後方的置物架。

范承陽眨了眨眼。「這個……」一起洗？這樣好嗎？

「你身上都濕了，難道不難過？」說著，大手直接往腿間招呼過去。

范承陽嚇得趕忙往後退，卻見他跨出一步，身形踉蹌了下，像是快要倒下去，他趕忙撐住他的肩膀。

「你不要緊吧？」

「腳有點痛。」

范承陽聞言，張了張口，最終化為無奈的嘆息。「我們一起洗吧。」要是丟下他一個人，結果因沐浴乳的泡沫滑倒摔死在浴室裡，那不是他的錯嗎？

反正不管是大學時參加社團活動或是當兵的時候，大夥總是一道洗，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麻煩你了。」他說。

范承陽垂著臉，所以沒看見他說這句話時笑得多邪魅，儼然是得逞的黃鼠狼，更沒看見他在脫衣服時，男人的視線一直沒離開他。

看著他褪去了襯衫，露出勻稱的身材，寬背窄腰的曲線誘得他唇角斜挑，再見他脫下長褲，露出了……寬鬆四角褲。

樓聿皇嫌惡地撇了撇唇，寬鬆四角褲讓他完全看不出他的臀形。

而范承陽不知自己正被意淫著，大大方方褪下了四角褲，那窄而挺的臀，取悅了樓聿皇。

范承陽彎腰要拉開腳邊的四角褲時，那小巧菊花和玉囊在樓聿皇眼前展露無遺，就在他欣賞過後，等待多時的大手直接貼上，長指微摳過那柔嫩的入口。

「嚇！」范承陽嚇得立刻站挺身子，猛地回頭，但這一看，他不禁呆住。毫無贅肉的完美體魄展現在面前，那胸膛厚實，腰腹間肌理分明，猶如刀鑿，窄腰翹臀，筆直的長腿，還有……

不知道為什麼，他下意識地稍稍遮掩了下半身。

「你的身材真好，有在運動喔。」樓聿皇卻大方欣賞，扶著牆壁坐在浴缸上頭。直男就是這麼有趣，一點防備都沒有，就連脫褲子的動作都那麼大刺刺，壓根沒發現自己想把他給吃乾抹淨。

誰說直男不好？別有一番趣味，不是嗎？

「……還好。」本來想說自己的身材是大學參加社團操出來的，可和他一比，直接就慘敗了，還是不要說好了。

不過，就算是學長們的身材，也少有可以和樓聿皇相比的。

對了，剛剛好像發生了什麼事……他攢眉想了下，想不起來，乾脆作罷。

「沐浴乳在這邊。」樓聿皇壓著沐浴乳。

「好。」

才轉過身，突地感覺有指尖滑過背脊，那一瞬間，彷彿有一陣電流竄至胸膛，嚇得他回頭看著樓聿皇。

「怎麼了？我撥了根頭髮嚇到你了？」男人無辜問著。

「不……」范承陽乾笑，轉回頭，總覺得身體還殘留著麻感。

對……他想起來了！剛剛他的屁屁好像被摳了下……

想著，忍不住又轉頭，就見對方直盯著自己的屁屁。

但樓聿皇就算被逮著也無所謂，只是由衷地道：「你的臀形相當好看。」當然，這是表面上的客氣用語，如果換作他的內心語言，那就是——很適合被上，尤其是狗爬式。

范承陽不知該回答什麼，摸了下自己的臀，「……我倒是沒有注意過。」

「我可以摸嗎？」樓聿皇笑問。

「噯？」還沒來得及思考可不可以，魔手已經直接摸上，從臀部下緣，緩緩地包覆上來，教范承陽頭皮一陣發麻。

這是種奇特的體驗，第一次被人摸臀，感覺……好奇怪！好想撥開他的手，可是要是撥開了，好像又很失禮……於是范承陽只能默默忍受。

然而，那輕觸變成了輕掐，甚至還揉了起來，教他不只頭皮麻，就連臀部也開始發麻，更弔詭的是，他……好像有點反應了耶……

「你連皮膚都相當好，有做什麼保養嗎？」樓聿皇壞心地問著。

「那個……趕快洗吧。」范承陽微挪開身子，快速洗澡，想要趕緊轉移對方注意力。在這狀況下，要是被他發現，那不是丟臉死了？

樓聿皇意猶未盡的看了看手掌，整個掌心、指尖彷彿還殘留著那極為細膩的肌膚觸感，他抬眼笑睇著那個背影，他怎麼可能這麼輕易地放過他？

范承陽專注地洗澡，後頭突地傳來一句問話——

「你不洗頭髮嗎？」

本來要說不，但一雙大手已經覆上他的腦袋，一陣濕潤過後，他感覺自己頭上已經滿頭泡泡……根本就沒得選擇嘛。

是說，今天在外頭跑了一天，滿頭大汗的，洗一下也好。

「你的頭髮很細。」樓聿皇雙手搓著他的髮。

「那個……我可以自己洗，你也趕快洗吧，記得要小心一點不要讓左腳碰到水。」他不忘囑咐他一聲。

「好。」樓聿皇漫不經心地應著，看著泡沫裹上范承陽的身，喉嚨竟有些乾渴，他假裝腳底一滑，很虛偽地啊了聲，身體直接貼向他的背後。

「小心，有沒有事？！」

唉，可憐的天然呆小羊，竟然還緊抓著他的手，讓他完完全全地貼上他的背。

「沒事，腳滑了下。」樓聿皇暗笑道，很自然地環抱住他，雙手狀似無意地往他胸口一貼，長指順勢輕撫過他的乳尖。

范承陽顫了下，視線往下，總覺得這個姿勢詭異得很，有種被吃豆腐的感覺……不過人家比他還高，雙手一抱的高度的確就在他的胸膛上，這樣一想又似乎還滿合理的。

「挺厚的，老實招來，到底做什麼運動？」樓聿皇輕掐著他頗有厚度的胸膛。范承陽身子又顫了下，乾笑著回頭。「哪有？只是以前在學校參加棒球社，加上當兵時有稍稍練了下而已，沒有辦法跟你比。」

「你覺得我的身材好嗎？」

「很好。」范承陽毫不猶豫地道。

依男人的觀點，樓聿皇的身材是標準的寬肩窄腰，肌理分明，應該是上健身房練出來的，要不然肌肉不會那麼漂亮。

「可是我覺得你的比較好。」說著，樓聿皇雙手還煞有介事地從他的胸膛往下遊移。「有腹肌耶，練得很精實，而且……」

他喃著，長指往下曖昧地來到對方的腹部，有意無意地撩撥著。

瞬間，范承陽那才壓抑下的衝動，瞬間又湧上，他慌張地轉過頭，移動了下，打開水龍頭。「你要開始沖水了嗎？」他笑得很尷尬。

快，趕快洗，他必須趕緊離開浴室，否則再這樣下去，他會無臉見人！

「好啊。」樓聿皇很乾脆地應著。

范承陽站進浴缸裡頭，拿著蓮蓬頭幫他沖水，用指梳開那滑膩的長髮，隨口問：

「你家裡沒有其他人嗎？」

「我父母和我弟住在郊區的房子。」

「喔，是這樣啊……不知道你是做什麼生意？」果然……他沒和家人同住，難怪這房子一點人味都沒有。

「宥楷沒跟你說？」

「沒，今天星期六沒進公司。」

「喔。」樓聿皇舒服地閉上眼，漫不經心道：「我接了家裡的建設公司，自己也另外開了一些店。」

「原來是這樣，難怪可以住在這種豪宅裡。」

「如果你願意，你可以住在這裡。」他淡淡的說，微側過頭看著他。

不管是男人女人，對於財富權勢都有渴望，只是程度上的差異，而范承陽也不例外吧，尤其在他背負經濟壓力的時候。

如果可以銀貨兩訖，也是一種做法。

「我？」范承陽視線一直停留在他的頭髮上，低笑著回答，「不了，這裡空間太大，反倒讓人覺得不自在。」

「會嗎？」

「嗯，感覺……太空了，沒有人味。雖然我住的地方只有二十坪大，但有兩間房就夠我和梅姨住了，每天早上睡醒時，聽到梅姨的切菜聲，聞到陣陣菜香味，就會讓我覺得……再辛苦都值得。」

樓聿皇怔忡地看著那滿足的笑臉，他笑得彷彿就算每天為錢奔波，辛苦萬分，只要重要的人在身旁，一切都值得。

他沒想到范承陽會露出這種表情，像抹微光般輕柔，卻可以滲入最黑暗的地方，落入他的心版深處。

「聿皇？」

樓聿皇神色不變地問：「梅姨是誰？聽起來是你很重要的人。」

「嗯，她是我阿姨，在我爸媽去世時，是她決定領養我的，如果沒有她，就沒有現在的我。」說起梅姨，范承陽唇角的笑意更濃了，「她是我最重要的人。」

「喔，我還以為最重要的會是你的女朋友。」

「經理跟你說的？」

「他說你預定年底結婚。」

范承陽微赧地搔著臉。「嗯，我們已經交往十年了，想說等我的經濟各方面都比較穩定了再結婚，我們正在找會場，大概等到十月就會開始著手準備了。」

「聽起來你們感情很好。」

「是啊，我們從小就在一起，是她一直陪著我……我們說好了，到時候至少要生兩個孩子，最好是一男一女，一個像她，一個像我。」

看見那眉眼間遮掩不了的喜悅，樓聿皇的心像被敲了一記悶棍。

想結婚？想生孩子？不……那是因為他還沒享受過男人最極致的愉悅，他會讓他打消這個念頭。

「沖得差不多了，可以扶我起來嗎？」他突道。

「好。」范承陽趕忙將蓮蓬頭掛好，踏出浴缸撐住他的身體，緩緩地拉起他。

但，就在樓聿皇站起的瞬間，腳竟滑了下，高大的身形直往范承陽壓去。

「抱歉，我沒站穩。」樓聿皇沒啥誠意地說，大手趁機摸上了他的臀。

「沒沒沒關係……」他深吸口氣，感覺對方的傢伙就貼著自己，而對方的腿則卡入他的雙腿間，似有意又似無意地摩擦他的……

那像是在挑逗，范承陽感覺一股熱流竄上了小腹，火熱地朝腿間而去，在兄弟抬頭的瞬間，他立刻將對方稍稍拉開一些。

「你沒事吧？」樓聿皇問著。

「沒沒沒沒事。」他輕喘著氣。「我先扶你出去。」

天，要是被他發現，那就真的糗大了！

「麻煩你了。」

「不會。」快！快走！

樓聿皇擦乾身體，穿上了浴袍，卻見范承陽呆站在置物架前。

「怎麼了？」

「呃……只有這種褲子嗎？」范承陽瞪著那條豹紋丁字褲，連拎起它的勇氣都沒有。

「那條是新的，我沒穿過。」漂亮的唇勾出邪惡的笑。

「不是這個問題，是……」他乾笑著問：「有別種款式嗎？」

不是他不願意穿，而是他真的不會穿……他沒有辦法說服自己穿上那種褲子。

「不好意思，我只有這一種的。」樓聿皇一臉抱歉地道。

「喔……」原來他偏愛這種狂野的款式，可他是傳統保守派，真的是……但不穿又覺得很怪。

「要不然你可以直接穿休閒褲就好，等一下把衣服丟進洗衣機裡面洗一洗，烘乾後，你就可以穿了。」

「好，這樣也好，你不介意就行。」

「我不介意。」

范承陽拿起及膝的休閒褲正要穿上，瞥見他還站在身後，視線不由得飄了下。「你要不要先回房間休息？」不知道為什麼，他總覺得樓聿皇的視線……很燙，讓人頗不自在。

「你願意扶我嗎？」

「對厚。」范承陽暗罵自己，先套上褲子，趕忙扶著他進房間。

他的房間就在四面滑動式書架後頭，拉開之後可見一張 king-size 的大床，還附了床尾椅，右手邊則是一列貼牆的軟沙發，除此之外，倒沒什麼特別的擺設。扶著他躺下後，范承陽趕緊回浴室，將全身上下徹底抹乾，套上衣物，再把髒衣服丟進洗衣機裡頭先。

這期間，他壓根沒發現樓聿皇行動自如，甚至是身手俐落地走到了客廳再盪回。待他走到樓聿皇房裡時，就見他慵懶地坐在床上，斜倚著床頭櫃。

「我去整理一下客廳。」范承陽說。

「不用了，那個明天再處理，你去端兩杯咖啡過來，我們聊聊天。」

「喔……好吧。」嘴上應著，他卻打算陪樓聿皇喝完咖啡後趕緊整理。

他沒有潔癖，只是看著晚餐弄髒了地毯和沙發，覺得不快點處理，他心裡就是不舒坦。

將盛禮煮的咖啡倒上兩杯，端進房裡，就見他已經舒服地半躺著。

「謝謝你。」

「不客氣。」把咖啡遞給他，范承陽本要坐到旁邊的軟沙發上，卻見他拍了拍身旁的位。

「坐那麼遠，我們怎麼聊天？」他笑道。

「喔。」看了眼那排軟沙發，又看看和床鋪之間的距離，他乖乖地坐到男人身旁。

「對了，你腳上的保鮮膜……」

他順手拉開被子要察看，不料——樓聿皇身上的浴袍不知道何時消失不見，讓他清楚地瞧見男人腿間沉靜的巨大。

「我拆掉了。」他笑道，彷彿被人這樣注視也沒有半點羞赧。

「喔……」慢半拍地幫樓聿皇蓋好被子，范承陽覺得自己的心跳有點過快，而且莫名的口乾舌燥。他想，八成是看了太多不該看的，才讓他腦袋有點昏。

不過說真的，這個男人真的太得天獨厚，出身富貴又有張好皮相，身形如此完美……真的很受老天眷顧。

「喝咖啡呀。」

「喔。」他拿起咖啡牛飲，想要解體內莫名的渴。

「今天真的很麻煩你，你要是累了的話，要不要乾脆在這裡住下？」樓聿皇直睇著他，眸色深沉，猶如盯住獵物的豹子。

「那怎麼好意思？」他說著，卻突然暈眩了下。

「沒有關係，這裡只有我一個人，而且，我受了傷，一個人待著覺得很寂寞，你要是願意留下陪我聊天，我會很開心。」

范承陽聽了，想著這麼大的房子裡只有他一個人，感覺真的挺寂寞的，可是……

「下次吧。」今天實在是不能不回家，后意和梅姨還在等他。

「這樣子啊……」

「因為我家人還在等我回去，我要是不回去的話……」說著，眼皮竟無力地自動垂下。

「怎麼了？」

「沒事。」他甩了甩頭。「我再去倒一杯咖啡。」

樓聿皇沒有阻止，瞧他走到吧檯邊倒咖啡，將剩餘的咖啡都清空，教他不由得微揚起眉。

「你很渴嗎？」待他盪回，樓聿皇好笑地問。

「也還好，就覺得這咖啡還挺好喝的。」事實上是他突然覺得好累，想喝點咖啡抵抗瞌睡蟲。

他這一陣子很忙，一天能睡上四個鐘頭已經是極限，長期累積的疲勞一直沒有恢復，也正因為如此，昨天才會撞傷人。

想想，樓聿皇人也真的很好，沒有刁難他，還一副很怕給他添麻煩的樣子。

「那可是盛禮的拿手絕活。」樓聿皇將自己還沒喝的那一杯遞給他。「我還沒喝，給你吧。」

「謝謝。」接過手，他慢慢啜著，卻覺得好像沒效果，反倒還愈喝愈想睡。

「你氣色不太好，好像很累。」

「還好。」

「要不是我，你現在應該在家裡好好休息才對。」

「不……我才要謝謝你，不但沒有責怪我，還不用我賠償，我……」說到一半，他累到極點，就連腦袋都當機了。

「承陽？」

「我……」他眨了眨眼，突然睏得不可思議，就像電池的電量用盡，身體連半絲力氣都沒有。

怪了，他是很累沒錯，昨天也睡得不多，但也不該突然睏成這個樣子吧……

「沒關係，要是累了的話，就躺下吧。」樓聿皇拿走他手上的咖啡杯擱到床邊的櫃上，一把將他拽上床。

范承陽掙扎著要清醒，可是黑暗卻鋪天蓋地而來，瞬間吞沒了他的意識。

「承陽？」樓聿皇笑喚著。

范承陽一點反應都沒有，就算他拉開了他身上的休閒衫，撫上他小巧的乳尖，他還是沒有反應。

「唉，藥下太重了。」樓聿皇嘆口氣。

他錯估了累積在他體內的疲累，加了半顆鎮靜劑就讓他倒得這麼乾脆……他到底是多累？

沒有反應的獵物，就激不起他狩獵的衝動，真是可惜了。

垂眼瞅著范承陽，長指在他勻稱的身軀上遊移著，聽他輕吟了聲，大手便堂而皇之地朝褲子底下而去。

沉睡的分身，在他的愛撫之下，倏地有了回應，教他乾脆褪下范承陽的褲子，沿著玉囊底部緩緩地來回輕撫。

「啊……」

那從喉間滾出的輕喊聲，令他不由自主地直盯范承陽的臉，看對方濃密飛揚的眉微蹙，厚薄適中的唇微啟，隨著他的撫弄，不斷地逸出破碎的低吟。

「羅懿……」樓聿皇啞聲喃著另一個名字，唇吻上他的喉結，逐漸往下落在他挺立的蓓實，含在唇齒間輕齧慢吮。

「哈……」范承陽不自覺地扭動身子，手往下伸去。

樓聿皇見狀，拉開他的手，吻上那早已昂揚的灼熱，便見他胸口不斷起伏，像是無法承載慾望。

他起身從床邊櫃子裡取出一瓶潤滑液，抹在指尖，輕觸著他股間緊縮的入口。察覺范承陽像感到不適地無意識抗拒，於是他舔吮著昂揚，直往根部而去，含住玉囊一會兒，又折磨人的從根部往上舔，再突地含住，以唇包圍著，讓那烙鐵般的熱物滑入他的口腔內。

隨著他的吞吐，長指已探入了緊密的入口，熟稔地尋找刺激點，不斷地重複按壓，加快長指抽動的速度，要讓范承陽適應，然——

「嗯！」

驀地，范承陽扯住他的髮，灼熱的慾望種子噴濺在他嘴裡。

樓聿皇滿意地嚥下，對於接下來的事已然準備就緒，范承陽卻似乎一點反應都沒有，逕自沉沉睡去。

「承陽？」他喚著，長指在他體內抽動，但他卻只是咕嚕了幾聲。
抽出長指，樓聿皇瞪著他良久，最後只能抽出面紙替他善後。
他對屍體沒興趣，儘管慾望令人難耐，他也不打算委屈自己。
反正……來日方長，面對一隻同情心氾濫的小羊，他會慢慢地料理。

半夢半醒之間，范承陽隱隱約約聽見了痛苦的低吟聲。

「不要……羅懿……不……」

破碎的夢囈，教范承陽驀地張開眼，陌生的天花板令他先是愣了下，隨即想起這裡是樓聿皇的家，他猛地坐起身，餘光瞥見睡在身側的樓聿皇。
他眉頭緊鎖，像是作著惡夢，被惡夢困住，教他想也沒想地搖著他。

「樓先生、樓先生……聿皇！」

樓聿皇驀地張開眼，黑曜石般的眸子寫滿惶恐，眼白布滿血絲，不斷地大口呼吸著。

「太好了，你終於醒了。」范承陽鬆口氣。「你沒事吧？」

樓聿皇瞪大眼，眨也不眨地看著他。

「你……沒事吧？」

「羅懿……」他啞聲喃著，胸口劇烈起伏，伸手撫上他的臉。

「聿皇？」范承陽不解地看著他，想拉開他的手——但他的手顫得好嚴重，像在確認什麼，眼眶泛紅，閃動著水光，那模樣恍若他失去了多珍貴的東西，怎麼找也找不著般地無助，狠狠揪痛他的心。「你沒事吧？」

想也沒想的，他用力地抱緊他。

他懂那滋味，因為他二十年前失去了父母，總是在夜裡一次又一次地尋找父母的身影，儘管梅姨對他很好，他還是想回自己家，想看看父母回家了沒。

「……承陽？」溫熱的擁抱讓樓聿皇完全清醒，低啞喚著。

「不好意思，你……不要緊了吧？」范承陽聽見他喚自己的名字，心想他應該清醒了，想要鬆開他，卻反被他緊摟住。

「對不起，可不可以再抱一下？」他啞聲請求。

「沒問題。」范承陽緊抱著他，輕拍著他的背安撫他。

樓聿皇閉上雙眼，感覺錐心刺骨的悲傷逐漸平靜。「你不問我是怎麼了嗎？」

「你想說，我就聽。」

「小時候……我因為貪玩，把我弟丟在一邊，結果卻害我弟被綁架……後來我弟被救回來了，他滿身是傷地朝我笑，而我父母也沒有怪我，可我卻不能原諒自己……只要一想到我弟被關在陰暗的小房間裡一個月，受盡凌虐，我就很討厭自己。」

范承陽靜靜聽著，他剛剛好像聽見他模糊的喊出個人名，那應該是他弟弟的名字吧。

「我弟因此怕黑，晚上無法入睡，而我……也變得怕黑，在晚上也無法入睡。」

「……那應該是同理性的心理創傷。」

「是嗎？我不懂那些，可是我常會想如果被綁架的是我就好了……」

「別想了，有些事情就像是上天注定好的，這是一個關卡，祂要考驗你，在你失去什麼時，要讓你懂得珍惜，然而失去什麼，也一定會給予其他的，讓你好好愛惜……就好比犯錯後承受的痛，是要讓你記住不再犯，當你下次再面對同樣的抉擇時，你就可以做出正確的判斷而不再犯錯。」

樓聿皇怔了下，沒料到一個不過二十幾歲的大男孩，會說出如此成熟的勸慰話語，在他認識的年輕男孩裡，沒有一個人擁有和他相似的思維。

抬眼看著他，就見他笑瞇眼，他的笑是那般坦蕩直率，如晨光般穿透自己的心防。樓聿皇突地咧嘴笑了。「謝謝你。」有趣的孩子，誕生在他最討厭的夏季，卻沒有熾熱刺眼的光，而是如醉人微醺的暖陽，淡淡地落進他的心裡，祛走了剛剛還蟄伏在心底的恐懼悲傷。

「不用客氣，這是梅姨跟我說的，我只是拿出來分享，所以……一切都會過去的，沒事的。」范承陽輕漾笑意。

他近乎貪婪地注視他的笑，打從心底想要佔據這抹笑意……善良的小羊，再多同情他一點吧，同情到甘願獻上自己。